

【作者简介】

郭国庆,男,汉族,1958年出生,祖籍河南。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,作品入选多种文集,并获得多种奖项,出版散文诗集《孤独的风景》《回望诗意时光》、电视文学作品《高原影像:青海的另一种叙事》。现供职于青海广播电视台专题部,高级编辑,青海省作协会员。

仙米:

林莽的歌谣或大地的诉说

仙米!多年前听到朋友提起这个名字时,我便怦然心动,情有所向,迫不及待地端起酒杯敬他:这个美人在哪儿?我一定要认识她!

当时他诡异地笑了:你先喝了这杯酒,再请在座的朋友喝一场酒,我就告诉你这个美人是谁?她现在居住的地方,她是何等的模样?

从此,这个不是人名,而是地名的秘境之地,就像天界下凡的仙女一样,日夜在我心有所想的梦境中踏歌起舞,水袖撩眼,盈笑扑面……

而此刻,我正在淅沥的雨中一步步走近她的身边。放眼望去:一条迂回蜿蜒的长河,两岸逶迤嵯峨的青山,悬浮在山间的一片片白雾,仿佛一汪汪流动的鲜乳,沐浴着苍翠的山岗,使我冥冥之中与仙米约会的浪漫情调,变幻成了隐秘在山岚雾海的一段密谈——

我说仙米呵!是谁给你取了这样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?

仙米的白桦抖落了额头的雨珠说:是浪漫多情的华热藏族。

我说仙米呵!是谁赋予了你如梦如幻仿佛天境的家园?

仙米的云杉撩开了眼前的雾帘说:是慧心所悟的花海门源。

这时,我才顿悟:穿越仙米峡谷的大通河不就是蕴藏佛心的千古祈愿吗?而她飞溅的浪花不就是铃声悠然的天籁梵音吗?

是的,在仙米峡谷的每一道路口,都有猎猎经幡传向天国的大地诉说。在仙米峡谷每一汪清波微澜的深潭边缘,都有一首由千年古松颂唱的生命颂歌。

——森林和草原是你人类最早的生命家园,

仙米只是森林家族中很平凡的一片白桦云杉。

但我提供的山泉是你们每天必饮的琼浆玉液,

但我奉送的鹿蹄是你们篝火聚会的饕餮盛宴;

但我放飞的小鸟是你们刀耕火种的季节钟摆,

但我脱下的树皮是你们抵御风霜雨雪的衣衫……

仙米万载不朽,是因为来自西伯利亚的狂风暴雪锻铸了我刚毅的品格。

仙米千年不老,是因为来自孟加拉湾的细雨轻风滋润了我焦渴的心田。

但愿我不是那最后的一片森林……

但愿我不是那最后的一个家园……

奔涌的  
血脉或  
骏马的  
嘶鸣

四十年前,我的同桌好友告诉我:他上山下乡的地方叫浩门——那可是岗什卡和达坂山两个冰雪巨人,都想拥抱在胸怀里的一块炽热的瑰宝。

四十年后,依然是他邀请我与他重游知青生涯的故地浩门——他说:这可是扁都口和青石咀两个彪悍的骑手,总想占为自己部落的绝色美人……

在七月的一天,我随他走进门源。我的眼睛顿时便有了一种湿漉漉的清爽,心境也是潮津津的敞快。门源大地果然如他所言——

一半是鎏金的花海,仿佛落地的云霞一直铺向遥远的雪山。

一半是俏丽的美女,花海浪尖是飘逸的裙裾和游弋的花伞。

浩门果然以她忽然激浪翻涌的磅

黑土:门源的福祉或岁月的积淀

三月,青海依然满目苍黄,但陇原大地却已经被潮湿的季风剥开了杨柳的嫩芽,丁香的花瓣。一列开往乌鲁木齐的“和谐号”动车装载着兰州的春意,赶在沙尘暴尚未聚拢的某个周末抵达西宁……

这时,郁闷了许久的天空竟然落下了几滴贵重的春雨。娇美靓丽的乘务员在瞬间的惊喜之后,引领我落座在一等车厢临窗的坐席上。40分钟之后,就将我还未尽享动车之快感的遗憾卸卸于寂寞的门源车站。

我放眼望去,远方是苍廖无际、薄雪覆盖的黑土地。但近观眼前,却惊奇地发现了一片片顶出冻土的油菜花嫩芽,还有几匹徜徉浩门河畔的骏马。

于是,我不禁想起了那首在青藏高原被一条河流传了千百年的打油诗

——门源花,像金霞;门源马,赛疾风;门源油,遍地流……

这便是天赋门源的华贵。

这便是天赐门源的富有。

而这华贵源自于黑土地饱饮日月之精髓的万载孕育。

而这富有来源于浩门河奉送大地之甘乳的千年滋养。

黑土地呵!达坂山下坦荡无垠的黑土地。尽管你尚未从料峭的春风中复苏,但你却是金门源珍藏千年,百般呵护,翻阅迄今也不曾破损的羊皮经卷:

——古羌人在此游牧的身影依旧历历在目。鲜卑人万里迁徙的足迹随处可寻。吐蕃人的黑帐房仍然散落于高山草甸。蒙古铁骑的“西域亲军”至今还传承着“上马能征善战,下马能牧

雪山:祁连的荣耀或智者的凝望

初春的大通,经过春雨的洗濯早已呈现出娇艳灵动的胜景。

而钟灵毓秀的门源,是否也从冰封的黑土地脱颖而出了呢?

这时,我被一列划破迷蒙的雨雾,掠过苍翠的山林,闪过朦胧的村庄,又穿越达坂山隧道的“和谐号”动车送进了另一个季节——达坂山这边的门源大地还在瑞雪的覆盖下,任凭百灵鸟剪刀似的啼鸣响彻云霄……

黑土地尚未苏醒。恬静如梦的田园牧歌直到日升三杆才点燃慵懒的炊烟。迟来的春汛,让浩门河畔的青杨绿柳依然在残雪未消的农庄酣睡,不知何时才能被融化暮冬的春阳剥开她们含苞已久的嫩芽,抽出她们蓄势待发的青枝。

恰在此时,云开雾散,天境湛蓝,朗

日高悬。傲然屹立在门源之巅的岗什卡雪山呵!这个让我久闻其名、仰慕已久却从未谋面的天界英雄,仿佛身披银色铠甲的巨人,正在用一种冷峻,但不失慈祥的目光注视着广袤的黑土地,以飞雪或流云的礼仪,欢送或喜迎着人们虔诚的膜拜与匍匐的朝觐。

于是,我不得不跪下双膝,像叩拜生身父母一般,将我的头颅磕向岗什卡海洋般辽阔深邃的雪原——我匍匐叩拜的体态竟然溅起了神话里的片片雪花……

因为你是祁连山脉一道祥光普照的大地奇景,是华热藏族崇拜的十三座神山中的第一山神;

因为你是一座高耸在蓝天黑土间的摩天雪峰,是辅佐太阳播撒甘霖造福金门源的盖世功臣。

花海:上苍的恩赐或难舍的眷恋

七月的花海,是金门源发往世界的金质明信片,抑或是情真意切的邀请函。每一片花瓣都是芳香四溢的邮戳,或是鎏金的印章。

而此刻,我正赶往门源……

伫立在达坂山的观景台俯瞰或是眺望,摄人心魄的金门源顿时就像电击般刺痛了我的心房。尽管身边游人如织,喧嚣如潮,骚动如风,但我却如落无人之境。

这时,一幅让我无法言喻的壮丽景象,突然袭击了我从未感到过自豪的大脑。那银色的闪电,那金色的祥光,那绿色的坦荡……不仅瓦解了我的思维,而且使我感动得像个初临爱情的少年——浑身颤栗、泪流满面、垂涎欲滴却浑然不知。

是什么样的胜景让我如此动情,哑言失态?以致于落下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。是那云雾缭绕的岗什卡雪峰?还是那雪峰下铺展大地的千万匹绚烂的织锦?

于是,我走进七月的门源。

这时我才发现:一股股浓烈得任凭微风怎样昼夜吹拂也无法化开,细雨怎样淋漓也不能稀释的芳香,早就以她潮涌般的气势扑面而来,并且瞬间浸透了我早已舒展毛孔的肌肤,润泽了我的心田。

而当置身于万顷花海,我便觉得这些鹅黄的花瓣宛若千万只被夜露打湿了翅膀的金色蝴蝶,正在期待旭日温暖的霞光晾干翅膀,然后颤动着晶莹的薄翼汇聚成幡然飞舞的金色海洋……

从此呵!我不再羞愧于初次面对门源时那种忘我的痴情——因为花海的形成也许已越千年,而千年的花海是何人辛勤耕耘?千年的耕耘又是何人洒落咸涩的汗水,付出殷红的心血,甚至是宝贵的生命……

在此后的岁月里,无论是生机勃勃的春夏,还是万物萧瑟的秋冬,我只要一走进门源,便会感觉到油菜花的清香

善耕”的光荣传统……

浩门河呵!门源大地奔腾不息的浩门河。虽然你还在残冬的薄冰下潜流,但你却是金门源飘逸清秀,水似流金,今天依然润泽万物生灵的生命之流:

——千万年涛声依旧的河水让青翠的杨柳,葱郁的松柏覆盖了层峦叠嶂的山冈,幻化出绿波荡漾的田园牧歌。而那静水深流的河谷,以及遍布台地的村落,正向世间呈现出炊烟袅袅、菜花芳馨、蝶舞蜂忙的景象……

金门源的黑土地呵!春夏秋冬的轮回就这样流转了千年。

金门源的浩门河呵!一年四季的情歌就这样传颂了千年。

尽管此时的黑土地还在冬眠,但我已经看到了彩蝶翻飞的七月正朝我阔步走来……

尽管此刻的浩门河尚未流银,但我已经听见了浪花飞溅的音符正向我耳廓充填……

岗什卡,千万年前就存在于门源黑土地上的显著地标,你光芒四射的灵光早已被岁月的刻刀雕刻成日月轮回,色彩更迭,永不退色的季节的印章——

油墨样的土地是你春天的印泥。

黄金般的花蕊是你夏天的印花。

琥珀色的油香是你秋天的印迹。

碎银似的雪花是你冬天的印戳。

岗什卡!我面对你光耀万载的雄姿匍匐大地的时候,我感受到了冰冷的黑土地由于你的滋润而变得如此温馨宽厚。

而在我双手合十闭目祈愿的瞬间,我感悟到了你飘舞的雪花之所以覆盖坦荡的原野、银色的山冈,只为了那亘古不变的油菜花的汪洋,门源油的细浪……

岗什卡!神圣伟岸是你雄阔的父性的本质,而浩瀚的圣洁是你母性的生殖繁衍的本能……

正在俘虏我的嗅觉。而我只要一辞别门源,便会隐约看到金色蜂蝶正在云霞般簇拥身旁。

于是,我一看见蜂蜜便会觉得我的味蕾还浸润在门源的百里花香。我一步入超市便会把选择的目标锁定在琥珀色的青油身上。

门源的黑土地是人类用千万年的骨殖积累的财富。

门源的油菜花是先祖放飞千年的金色希冀与梦想。

从点缀瓦蓝青稞的半片黄花,到千万簇花瓣汇成的万顷海洋,蝶恋的花舞和花香的蜂鸣,无不蕴藏着门源人已逾千年的艰辛和喜悦。

从黑土夯筑的干打垒庄廓,到青砖红瓦的豪宅楼房,散落在黑土地上的座座农庄,无不彰显着门源人千百年深情的眷恋和痴情的守望。

一朵朵油菜花,就是昼夜游荡在黑土地上的一个个精灵。

一滴滴门源油,就是门源人用千百年的智慧和汗水——

酿造出的植物的琼浆。

精炼出的大地的脂肪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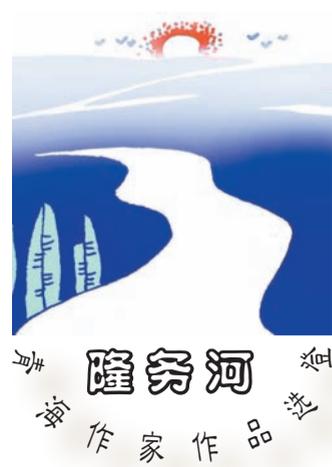
拜这条与我的生命毫无瓜葛的河流(属于我的河流是遥远的巴音河)。

他说:浩门河从遥远的祁连山雪谷奔涌而来,沿途汇集了大小数百条涓涓溪流,不仅润泽了青油的故乡门源,造就了闻名遐迩的仙米大峡谷,而且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奔向滔滔黄河,东流入海……

我之所以跪拜浩门——他说,是因为她用甘甜的乳汁滋养了我曾经缺钙的体质。我之所以邀你一起跪拜浩门,是因为她以母亲的厚爱丰盈了我曾经苍白的青春。跪拜是感恩的最佳表达,而虔诚地感恩每一条河流,就是感恩我们的母亲。

从此,我崇拜每一条涓涓的山间小溪,更敬畏每一条奔腾大地的长河。

从此,我愿被一匹骏马的嘶鸣所诱引,更想随万匹奔腾的骏马而奔腾。



隆务河  
作家作品选